

译林人文精选
Essential
Ideas

物性论

De Rerum Natura

[古罗马] 卢克莱修 / 著 蒲隆 / 译

 译林人文精选
Essential
Ideas

物性论

De Rerum Natura

[古罗马] 卢克莱修 / 著 蒲隆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物性论 / (古罗马) 卢克莱修(Lucretius, C. T.) 著; 蒲隆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10
(译林人文精选)
ISBN 978-7-5447-3098-3

I. ①物… II. ①卢… ②蒲… III. ①唯物主义-古罗马
IV. ①B50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49661 号

书 名 物性论
作 者 [古罗马]卢克莱修
译 者 蒲 隆
责任编辑 马爱新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毫米 × 635 毫米 1/16
印 张 26.25
插 页 2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098-3
定 价 2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译者前言

《物性论》是一部长达 7400 余行的诗体鸿篇巨制。是古希腊、古罗马流传至今的唯一完整而系统的哲学长诗，也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一部说教性长诗，在科学史、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占有崇高的地位。

然而，遗憾的是，人们对这样一部巨著的作者的生平行状几乎一无所知。他的手稿给出了他的全名 T. Lucretius Carus。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作家西塞罗（公元前 106—前 43）于公元前 54 年 2 月写给他弟弟昆图斯的一封信对卢克莱修的诗大为赞赏，说它闪烁着天才和技巧的光芒，这自然指的是《物性论》了。有人认为这部长诗尚未完稿。如果此说成立，卢克莱修在西塞罗写这封信时可能已经作古。现在辞书上一般把他的卒年定在公元前 55 年，可能就是以这封信为依据推算出来的。

后来诗人维吉尔（公元前 70—前 19）在《农事诗》第 490—492 行中向这位诗人表示敬意：“知道事物根由，并把一切恐惧、不可避免的命运和吞食一切的地狱的喧嚣踩在脚下的人好快乐。”

再到后来，生活在公元 4—5 世纪的基督教圣经学家、拉丁教父圣哲罗姆（St. Jerome）说，公元前 94 年“诗人 Titus Lucretius Carus 出生。一剂春药使他发了疯，他在时断时续头脑清醒的时候写了几卷书，西塞罗将其订正。他在 43 岁时自杀身亡。”

学界对圣哲罗姆的这番记述普遍不予认可。有人认为这也许是人们把《物性论》卷三和卷四的某些段落当做作者的自叙状解读而形成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说卢克莱修的同时代人中有一个将军兼政治家,名叫 C. Licinius Lucullus(公元前 110—前 56),他身上也背负着同样的故事。如此说来,是后人把 Lucullus 的故事转嫁到了 Lucretius 身上。显然成了张冠李戴。一般说来,作家由于有作品传世,其声名要比显赫一时的政治家持久得多,对他一生的空白填空补缺也就在所难免。

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推论:如果圣哲罗姆的说法成立,这段故事必定会被半世纪后的诗人奥维德(公元前 43—公元 18)引用来替他的《爱的艺术》辩护,或者被基督教教父们用来攻击“异教邪说”和伊壁鸠鲁学说,但这两种情况都未出现,于是圣哲罗姆的记述反而被有人看做是基督教作家对异教理论和伊壁鸠鲁学派的恶意诋毁。上面说过学界把卢克莱修的卒年大致定在公元前 55 年的原因,而把生年定在公元前 99 年左右,也许是采纳了圣哲罗姆说他活了 43 岁的说法推断出来的,但却没有采用关于卢克莱修生于公元前 94 年的说法。

至于说《物性论》是它的作者死后西塞罗将它编辑成书的,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说法也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无法令人信服。

这部长诗是写给一个名叫门米乌斯的“好友”的。大家一致认为此人就是当时的重要政治家 Gaius Memmius。他是独裁者苏拉的女婿,有文学爱好,还与卢克莱修的同时代诗人卡图卢斯过从甚密。门米乌斯于公元前 58 年任行政长官,公元前 54 年成为执政官的候选人。但一项错综复杂的选举协定出了问题,公元前 52 年,他被人发现犯有舞弊罪,只好流亡雅典。

译者认为,卢克莱修选门米乌斯这样一个政界显要做代表,向他阐释伊壁鸠鲁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比笼而统之地用第二人称向普通读者讲道更有针对性,影响力也会更大。因为《物性论》写作的年代

正是古罗马历史上政治风云异常险恶的一个阶段。

事实上政治人物门米乌斯只是昙花一现,对《物性论》的流传没有起什么作用,反而是长诗自身的思想与风格一问世就受到西塞罗的推崇。卢克莱修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成了随后的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的哲学基础:一切都在变易。马克思称卢克莱修为“朝气蓬勃叱咤世界的大胆诗人”。

首先《物性论》是唯一详尽地阐述古代原子论的一部巨著,它使这一理论比较完整地传承下来,从而极大地影响了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其次,本书卷五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论述,通过卢梭等人的弘扬,在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上具有同样重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长诗开了现代理念的先河。直到最近,美国人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出版了一本题为 *The Swerve, How the World Became Modern* (《偏离,世界是怎样变成现代的》)的专著,此书论述《物性论》怎样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尽管一般认为这是一部艰深的书。这部著作获得了美国2011年非小说类“全国图书奖”和2012年非小说类“普利策奖”。

《物性论》讲的是万物的性质,其中也包括人性。政治斗争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主要方面,该诗又是献给一位显赫的政治人物的,所以很自然要涉及罗马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

《物性论》产生的时代正是罗马共和制的困难时期。历史学家迈克尔·克劳福德(Michael Crawford)在他的《罗马共和国》一书中说:从公元前133年到公元前31年之间的一个世纪内,公元前91—前82年间有20万人被杀,公元前49—前42年间有10万人被杀,当时罗马和意大利的自由人口总共才450万,这个世纪摧毁了一种经历了450年的政府体制,成了一种大动荡的混乱局面。

在这一百年里,罗马和其他意大利城市之间打起了“社会战”,中间还有马略(Marius)和苏拉之间的内战,尔后又有的庞培和恺撒之间

的内战。其后恺撒被刺身亡。公元前60年代到50年代，罗马的政治暴力愈演愈烈，街头常有人行凶闹事，这只是精英们政治斗争的一种辅助手段，主战场却是法庭。除掉自己对手的最简便的方法就是起诉对手犯罪，不管真有其事，还是捏造罪名。卢克莱修献诗歌的对象米乌斯就是在公元前66年作为一名护民官起诉卢库拉斯(Lucullus)的兄弟马可(Marcus)开始他的政治生涯的，但未获成功。公元前58年他又作为行政长官伙同演说家兼诗人卡尔乌斯(Gaius Licinius Calvus)大肆攻击恺撒的走卒瓦提尼乌斯(Publius Vatinius)。这些引发了西塞罗的著名演说(很多已佚失)的审判是最有政治色彩的；他自己在公元前63年还处死所谓的“喀提林阴谋”的带头人，不厌其烦地参与一些审判，但克洛狄乌斯为此于公元前58年扬言告发他，迫使他在外流亡了一年。在街战和政治审判的背后是恺撒、庞培和克拉苏之间的真正角逐，他们在公元前66年根据“前三头同盟”条约(公元前56年在卢卡延长)达成了暂时的联合，其实每个人是在等待时机以掌控大局。

《物性论》问世不到十年，罗马共和体制宣告终结。公元前50年代，动乱和腐败看上去更像罗马政治生活的常态。卢克莱修在卷二开头对这种人发出了警告。卷三对争权夺利者的谴责则更为辛辣，并引用神话人物西绪福斯警示这类人物的下场：

西绪福斯也在今生出现在
我们眼前。他寻求民众的选票，
渴望得到扈从的棍棒和斧头，
却总是失之交臂、惨败隐退。
因为追求空虚和永远得不到的
权力，总是徒劳无功，白白流汗，
这就等于奋力把石头

推上陡峭的山坡,它却总是
又从山顶滚向山下的平原。

这种苦难有药可救吗?有,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信仰古希腊先哲伊壁鸠鲁的学说。伊壁鸠鲁生于公元前341年,六年前柏拉图于公元前347年去世;六年后亚里士多德在他事业的高峰期,在吕克昂学府创办了一所学院。伊壁鸠鲁生于萨摩斯,但他是雅典公民,因为父亲于公元前352年作为一名殖民者去了该岛。因此当伊壁鸠鲁十八岁时,他作为一名刚刚成年的男子去了雅典,经受两年期的“国民服役”,这是成为一名正式公民的先决条件。就在伊壁鸠鲁的青年时期,亚历山大大帝死去,雅典掀起了一场反叛马其顿统治的短暂斗争。斗争的失败导致了萨摩斯的沦丧。伊壁鸠鲁在小亚细亚的科洛芬与父母团聚。随后十五年的情况则不甚明了,但他一度作为一名哲学家和教师活跃异常。公元前306年他回到雅典时,已经名声大噪,门徒如云了。他买下了“花园”,并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哲学团体。他主持这一团体直到公元前270年去世为止。这时候该团体是一个哲学网络的中心,影响力从它原来的小亚细亚和雅典的基地扩展到希腊全境。临终的时候,他写下遗嘱把“花园”留给他的继承者们。并对年轻的伊壁鸠鲁信徒伊多梅纽斯(Idomeneus)留下一封永诀书:

在濒临死亡之际,在我一生真正的快乐之日,我给你写这封信。我的膀胱和胃上的疾病正在扩展,但不厉害。尽管如此,我心里充满了跟你谈话的回忆,令人欣喜。望你念及从童年你对我哲学的忠诚,好好照看梅特罗多鲁斯(Metrodorus)的孩子们。(第欧根尼·拉尔修《哲学家列传》10,20)

伊壁鸠鲁吸引人们的正是这种内心的平静。伊壁鸠鲁从青年时

代到去世的半个世纪内,亚历山大的继任者们不停地你争我夺,在瓜分希腊。最困难的一年是公元前 294 年,德米特里乌斯·波里奥斯特(Demetrius Poliorcetes)围攻雅典,致使城内发生了严重的饥荒,父子二人为争食一只死老鼠打得你死我活。但伊壁鸠鲁使他的同伴活下来的办法却是把豆子平均分配。在动乱的年月,伊壁鸠鲁提供给花园居民的活命手段与其说是物质上的不如说是精神上的。把弟子们(有男有女)团结起来的不仅有强烈的团体情感和一致的哲学理念,而且对他们恩师的忠诚。这种对伊壁鸠鲁本人的忠诚是该学派的显著特点。在一个动乱的世界里,伊壁鸠鲁给了人们向往的在花园外找不到的和平。

伊壁鸠鲁大力强调哲学讨论,强调对他的学说的口述和背诵。因此伊壁鸠鲁可以归入以苏格拉底为原型,以犬儒派创建人第欧根尼和怀疑论创始人皮浪为代表的道德教育家之列。跟他们不同的是,伊壁鸠鲁也著书立说,大部分论述物理学和伦理学(题目超过四十种),其中最重的是长达 37 卷的巨著《论自然》,它被完整地流传下来。另外一些保留在公元三世纪的哲学家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哲学家列传》里,它们是《致希罗多德书》(*Letter to Herodotus*, 哲学概论)、《致皮托克勒书》(*Letter to Pythocles*, 天象论)、《致墨诺扣斯书》(*Letter to Menoeceus*, 伦理学)、《要言集》(*Master Sayings*, 人生箴言四十则)。另一部箴言集由后来的一名伊壁鸠鲁派门徒搜集而成,在十九世纪被人发现,被称为《梵蒂冈名言集》(*Vatican Sayings*)。

后来的伊壁鸠鲁学派著述也极为丰富,尽管流传下来的大多是一些断章残篇,从大师在世到罗马帝国晚期。卢克莱修的同时代人菲洛德谟(Philodemus)从公元前 80 年代起就活跃在罗马,著述颇丰。然而最令人难忘的是公元 2 世纪一个名叫第欧根尼的人在俄诺恩达(在吕西亚,今土耳其南部)中心树起一块巨型石碑,上面刻有碑文。这是已知的最大的希腊文石碑之一,它用几篇论文充分阐述了伊壁

鸠鲁学说。

在阐述大师的哲学过程中，卢克莱修使自己成为众多伊壁鸠鲁学派中的一员，不过他用如此规模宏大、风格崇高的诗全面阐述，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物性论》的大部分篇章讲的是我们所谓的物理学。焦点之所以集中在这里，是因为伊壁鸠鲁学派相信：若想一个人不会对世界有“错误的看法”，至关重要的是要懂得宇宙的基本原理，而“错误的看法”则会毁掉人的幸福。伊壁鸠鲁的目标是使人心静，他称为 *ataraxia*，意思是“不受干扰”。形而上学、物理学、认识论、心理学、神学都在设法提供这种平静。对于伊壁鸠鲁而言，我们之所以需要知识，是因为如果没有知识，我们就不会快乐。

伊壁鸠鲁主义被称为确定的哲学，他教皮托克勒不仅要 *ataraxia*，而且要“确信”。忧虑是由怀疑引起的；打消怀疑的辩解必须要有稳固的基础，否则怀疑又会回来。不给怀疑主义一点空子可钻，伊壁鸠鲁主义的格言就是：“一切感觉都是真的。”

伊壁鸠鲁把他的形而上学和物理学建立在这样一个认识论的基础上：虚空和原子，原子永恒地运动，无限的宇宙具有无限个世界。因此就没有把各种元素捆绑在一起，或者为我们的利益控制世界的神。伊壁鸠鲁学派并不否认神的存在，只是否认神在干预世界事务。看到混合物怎样形成和解体，就也能欣赏人的生命只不过是这种进程的一种特例而已。存在一旦出现，里面就没有不被死亡困扰的静止的东西。神是存在的，因为我们做梦时能看到他们；死亡确实在我们周围，但这些神不是大众信仰干预我们生活的那些神，死亡也不是神话的死亡，不是通往净界地狱或者仅仅是未知的前奏。伊壁鸠鲁主义同时又提出了新奇观点——一种新版现实，使人们放心：事物归根结底就是它们的样子，我们下面没有地狱，我们上面只有天空。

这种哲学的两面既新奇、又熟悉，深入到它最有名的学说：宣扬

快乐是生命的目的,脱离作为唯一的恶的痛苦。追求快乐,躲避痛苦是天经地义的。我们只有倾听未被错误观念败坏的我们的身体:“肉体的声音是不饿,不渴,不冷。”(《梵蒂冈名言集》33)总而言之,快乐是伊壁鸠鲁伦理体系的主要善,动物和人类之所以繁衍、创造,正是追求快乐的结果。

然而这种简单而自然的真理却用一种复杂的苦乐论表现出来,这种理论的细节仍然备受争议,它对古今许多人显得离奇而不可思议,对于卢克莱修来说这似乎是对他的大师的一个伟大的新发现:

因此他用真言净化了人心,
给欲望和恐惧设定了界限。
他揭示了全人类都在孜孜
追求至善的性质,并指明了路,
那条通往至善的笔直狭窄的小道,
如果我们迈着坚定的步伐前往。

(卷六 24—28)

像物理学和认识论一样,伊壁鸠鲁的道德论也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同时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这种新理解的基础是对快乐概念的再次区分。把快乐分为肉体快乐与精神快乐,其他古代哲学家也是这么区分的。然而这第二种区分则更加重要,更不寻常。伊壁鸠鲁区分了他所谓的“定态快乐”(katastema)和“动态快乐”(kinesis)。后者就是我们显然想到的快乐,即感官快乐。品尝美味的饮食,享受美景和美妙的声音的快乐,性的快乐(也就是触觉上的快乐)。这些都是刺激或者“变化”感官的结果,刺激一停,快感也就停止。没有了刺激,我们就没有感官上的快乐或痛苦:这些快乐是我们快乐观念的根本。伊壁鸠鲁有句名言,使很多人感到震惊,他说,如

果一个人去除了味觉的和性的快乐,悦耳的声音和优美的景象的快乐,他就无从考虑善。因此对别人而言,对这些快乐的欲求成了奴役人的更高活动的致命锁链,但对伊壁鸠鲁来说,只要这些欲望尔后不会作为副作用造成痛苦,只要人有个对待它们的正确态度,它们是完全无害的。正确的态度就是区分“自然的”欲望和“必须的”欲望。关于欲望,有的欲望是必须的;有的是自然的,但不必须;有的既不必,也不自然,而是想入非非造成的。对衣食的欲求是必须的;对性的欲求是自然的,但不必须;但对某种特定的衣食、某种特定的性的欲求,既不自然也不必。

对感官快乐的欲求不是必须的——一个人可以靠粥和水生活;没有性生活,人是不会死的——但性生活又是完全自然的行为。然而当一个人开始不仅要喝好喝的,而且要喝某种葡萄酒;一个人不仅要性快乐,而且要跟某个人的性快乐,那么此人就不再听从肉体的需求,而是听从精神的需求了,这就产生了一种痴迷。它不可避免的后果便是不快,由于渴求的对象没有了的不快,或者可能产生的焦虑。

在伊壁鸠鲁对欲望的第一组区分中,既自然又必须的欲望,满足它们就提供了定态快乐。比如没吃没喝没温暖,我们就要死;感到饿、渴、冷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有一种物理上的缺欠,在体质上有一种必须要填满的沟,它给我们造成痛苦,如果不解决,就会导致死亡,卢克莱修用了行将垮塌的建筑物的意象来描述(4. 867—869)。

所以对饮食、温暖的欲求是急迫的,不能平息的,跟对动态快乐的欲求不同,它要求满足。但跟对动态快乐的欲求还有不同的是,这种欲求是有限的。就像身体里的孔洞被填满了,短缺的部分不再使我们痛苦,便达到了一种定态快乐,一种无痛苦的满足的快乐。所以这种过程的界限就是填满所有的孔洞。缺乏一旦得到彻底的补救,进一步的食物吸收再不能带来定态快乐,尽管我们可以品尝食物的味道,那是一种动态感官之乐。伊壁鸠鲁在第三条《要言》里说:“快

乐大小的界限就是去除一切痛苦。”在第十八条中说得更明白。“当引起痛苦的东西被去除以后，肉体的快乐没有增加而只是被改变。”所以对这些快乐的欲望，虽然要求得到满足，但它不是暴虐的怪物，把我们的理性胡拉乱扯，而是容易得到满足。

肉体的真正需要容易得到满足，这一点对理解伊壁鸠鲁的苦乐观和他的其他哲学理论的关联非常关键。存在着肉体的定态快乐和动态快乐（分别是 *aponia*，“缺少难过”和 *euprosyne*，“欢乐”），精神同样如此。精神上的定态快乐，*chara* 或者“欢乐”，出现在精神反映出肉体上的欢乐，并且集中在它的感觉上的时候。表示精神的定态快乐的词我们前面已经见过，*ataraxia*，“没有干扰”。我们看到一个受惧神怕死困扰的人是不会快乐的，甚至无法享受日常的肉体快乐。卢克莱修用了浑水池塘的意象（3.37—40）。

如果一个人总是担忧他会失去值得为之生活的一切，他就无法得到 *ataraxia*。只有提醒他的需要实在很小，而且容易得到满足，那种焦虑才可以去除。其实，对丧失的恐惧，不管是失去他的人身真正需要的东西，像食物，还是失去他认为他需要的东西，如财富、权力（这都是既不必须也不自然的欲望追求的目标），这种恐惧加入到惧神和怕死的复杂综合征里。我们惧神，部分是因为怕他们拿走我们的东西；同样，我们怕死，是怕失去我们认为自己需要的东西。然而我们如此惧神怕死，死抱住我们渴望的目标不放，就像死抱住生命本身一样，正如卢克莱修在卷三序曲当中所说，“不顾一切贪求功名……这些生活的创伤不少是由对死亡的恐惧滋养而成”（3.59—64）。因此就有一种恐惧与欲望的综合征，它们相互强化，在伊壁鸠鲁的醒世恒言前构成了人性的常态。

为了对付这种综合征，伊壁鸠鲁必须在一个广阔的战线上全面出击：他不仅把矛头直接指向导致相信干预世界的神和非理性的怕死的错误观念；而且必须以他的快乐哲学去除对贫困和痛苦的恐惧，

这种恐惧因其他恐惧增强,反过来又增强其他的恐惧。

这些就是伊壁鸠鲁学说的精髓,也是《物性论》阐述的要点。这些主要论点来自伊壁鸠鲁的《论自然》和《致希罗多德书》,但也吸取了其他哲学和科学成果,包括柏拉图、希波克拉底、荷马、恩尼乌斯、恩培多克勒等人的著作。

下面介绍一下《物性论》的主要内容。全诗分六卷,每卷前都有序诗,每卷的结尾部分又从其余部分荡开。典型的例子是卷四对爱的抨击以及最后的瘟疫。每卷无论从结构和内容上讲,都自成一个统一体。卷一论述伊壁鸠鲁主义的基本形而上学与物理学前提,从无中不能生有这一论断开始,以描述我们的世界崩溃结束。这对一切元素都趋向于大地中心这样的信仰是一种相反的结果,它也预示了卷二末尾和卷五伊壁鸠鲁对我们世界的死亡的论述。卷二论述原子的运动和形态,以及这些情况怎样与基本属性和次要属性之间的关系相关,它以这一重要的伊壁鸠鲁学说结束:宇宙里世界的数目是无限的,与此相关的论断是我们的世界有生也有死(与卷一结尾相呼应)。卷三论述了人的灵魂的性质,并且辩明:灵魂也难免一死,正因为如此,死不必怕。卷四讨论了各种心理学和生理学现象,尤其是感知,并且批驳了怀疑主义。如上所说,此卷以抨击爱结束,认为那是一种心理幻觉。卷五论辩我们这个世界的必死性,然后对它的创造早期的历史提出了一种理性主义和反神定论的解释。最后以人类文明的发展结束。这一段也许是全诗最有名的部分。卷六逐一对我们这个世界的现象进行解说,因为这些现象——雷电、地震、火山等等——最有可能导致对神的虚假信仰。最后以病原学和雅典的瘟疫结束。

通观全诗,以描写春季的第一天开始,以雅典大瘟疫结束,完成了一个生死轮回的过程,这也是卢克莱修反复强调的万物有生必死的真理。卢克莱修以写哲学论文的结构来写诗,我们可以把六卷诗

分为三组：卷一和卷二讨论原子现象到混合物；卷三和卷四讨论人类；卷五和卷六讨论世界。显然从微观世界扩展到宏观世界。本书的两个攻击目标是惧神和怕死，前后两对更多地讨论了惧神，解释了一些人们觉得需要神来干预世界的现象。而中间的两卷，尤其是卷三，迎面处理怕死问题。但这两个动因自始至终交织在整个作品里。六卷书也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至三卷讨论基本前提，四至六卷讨论这些基本前提引起的问题：卷四的序言（几乎逐字逐句从卷一 921—950 行重复而来）强调了卢克莱修作为诗人和哲学家的双重作用，因此起了后半部“中间序言”的作用。

书中的内容也是经过精心编排，每一个论断总是“首先”，“其次”，最后，娓娓道来，条理分明。这正符合伊壁鸠鲁对现象可理解性的强调。万物都有一个 *ratio*，也就是系统的说明，世界是可以被分析，能够被理解的。

伊壁鸠鲁说的文体优点就是明澈。《物性论》的修辞认可了这种语言观，把它看成观察现实的理想的透明窗户。

卢克莱修深入浅出，用生动的比喻解决了表达抽象概念的困难，例如用远山放牧的羊群来比喻静止的物体，其中组成它的原子像单只的羊却在运动着。他多次用字母与词的关系比喻原子与万物的关系。

《物性论》是一部长篇哲理诗，当然也是说教诗。这样的题材，用这么长的篇幅，中国读者会对此感到纳闷。但要知道：古希腊是诗的黄金国度，产生过叙事性的“荷马史诗”，也有萨福、品达罗斯等人的抒情诗，还有赫西奥德的《神谱》、《工作与时日》那样的说教诗，巴门尼德、恩培多克勒等哲学家的哲学论著都是用诗写的，戏剧家的剧作也都是诗剧。非同一般的是，阿拉图斯（Aratus，约公元前 315—前 240）以解剖学、药理学和天文学为题材写了一部诗《现象》（*Phainomena*），西塞罗非常欣赏，把它翻译成了拉丁文。更有甚者，科洛芬的

尼坎德耳(Nicander of Colophon, 公元前2世纪)竟然写出了《有毒的爬行动物》(*Venomous Reptiles*)、《解毒药》(*Antidotes to Poisons*)之类的诗作。有的人掌握诗歌技巧,能把用自己不大懂的题材写的别人的散文作品改成写诗。于是就有了文体转换家(*metaphrast*)这样一种称呼。也就是说,这种人能把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改写成很漂亮的诗。卢克莱修在这片诗的汪洋中泛舟,用诗来阐述伊壁鸠鲁的哲学理念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卢克莱修并不是一个文体转换家,只是把伊壁鸠鲁的散文著作改写成拉丁诗而已,他的《物性论》是以伊壁鸠鲁的学说为主干,杂糅进罗马的社会现实,点缀着许多神话故事,又吸纳了其他一些人的科学和哲学成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统一体。

《物性论》是卢克莱修用拉丁文写的,诗的格律是六音步扬抑抑格。这是古希腊罗马史诗和说教诗传统的格律。译者不懂拉丁文,按理说没有资格翻译这部拉丁文巨著。但眼下偌大中国能直接从古希腊文或拉丁文翻译原著的人几乎没有。不得已求其次,只好转译。我之所以接受译林出版社的约稿,是抱着了解一下古罗马文学的目的,因为我总把翻译一本书看成一次深入学习从而充实自己的机会。出版社提供给我的是罗纳德·麦尔维尔德英译本。这个英译本大体上是用英诗传统的五音步抑扬格素体诗翻译的,但音步并不严格遵守。译诗的行数也与原文不一致,这从页边标的原诗行数中看得一清二楚。我的翻译只能与英译的行数保持一致,否则就很难标原诗的行数了。但我注意让译文每行的字数不要过于长短不齐,并让语句读起来有一定的节奏,也就是诗家所谓的“顿”,不要完全成了分行排列的散文。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后面的注释的重要性不在英译正文之下。从这些注上可以看出在经济大潮席卷全球的大背景下,在

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做学问的仍大有人在。我估计这些注我国学者是做不出来的。因此我把它逐一翻译出来,从尾注改为脚注,目的是让国内学人了解一下人家做学问的深度与广度。我希望不久的将来,我国的学人也像我国商人那样遍布全球各个地域,像商人引进商品那样把古往今来世界各国的文化精华引进到国内,使我国不仅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也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化强国,对本国,对他国的文化都有不少人精通,能找到很多真正懂拉丁文的译者。

蒲 隆

2012年6月于马里兰德国镇